

赵树理小说通俗化中的高雅

刘 邦 奎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

【摘 要】 赵树理小说在通俗化中呈现出了高雅的氛围。在其塑造的形象系列上表现为:写出了农民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主人公的行为、心态、命运以及光明前景和成长的必然趋势,有着崇高的执著的使命感。在艺术上表现为:对文学功用有着独特的思考,对农民群众生活发展趋势有着总体把握;在日常具体事件的描述中,表现了对农民命运的严肃关注和对农村新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融鲜明的爱憎感情于平直的叙述之中,充分传达出作品的意旨;在口语化中,既注重了具体语言的艺术风韵,又照顾到了整个语境的融洽和谐。

【关键词】 赵树理; 小说; 通俗化; 高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093-04

赵树理以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开启了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的新景观,创造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小说。这些小说摆脱了中国现代农村题材小说长期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以及一般通俗小说的陈规旧习,呈现出一种高雅的氛围。这种氛围在其所塑造的形象系列和艺术风格上显得尤为突出。

一 在塑造的形象系列中表现了崇高而执著的使命感

赵树理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几乎都是农民,形成了根据地农民形象谱系,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新的农民形象艺术画廊。在此画廊中,既有性格不同的先进的农民形象,如小二黑、小芹、小顺、小保、小明、小福、老杨、李有才、铁锁、孟祥英等;也有面貌各异的落后的农民形象,如二诸葛、三仙姑、富贵等。这些农民形象与其以前小说中出现的农民形象相比,最根本的不同点就在于,写出了农民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主人公的行为、心态和命运,显示出了农民群众的光明前景和农民成长必然的发展趋势,表现出了崇高而执著的使命感。这正是赵树理小说在形象系列塑造中的高雅之处。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民生活在根据地,有党的领导和指引,有民主政权作靠山,因此也就有了与以前小说中的农民的不同命运和结局,他们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归宿,有着光明的未来。

《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不信爹的鬼八卦,拒绝为其收养的童养媳。小芹也不效法娘,从不跟人乱来,敢于正色斥退调戏她的金旺,断然回绝娘为其许的亲事。而当反动势力要蛮横地干涉他们的幸福生活权利时,他们显示出了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结果他们

成为村里第一对好夫妻,而金旺兄弟被县里判了刑。

《李有才板话》中的小顺、小保、小明、小福等“小字辈”人物,看到阎恒元一伙为非作歹多年,对恶霸地主及其狗腿子们刻骨仇恨使他们决心要和阎恒元一伙斗一斗,盼望着老槐树底下的人们能够出出头、翻翻身。虽然在改选村长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遇到了挫折,但并没有泄气,继续斗争,最后在县农会主席老杨的带领下,开展了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并赢得了胜利。阎家山的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小顺、小保、小明当了委员。如果说小二黑、小芹以及小顺、小保、小明、小福等只是青年一代农民觉醒的群象,那么李有才、老杨则是老一代农民先进典型的概括。李有才一身一口,赤贫如洗,可是他乐观、幽默,富于反抗精神,且沉着干练、清醒务实。他用“快板”作武器,揭露了阎恒元一伙的罪行,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他成为了老槐树底下的第一位能人,成为阎家山农民群众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从他的身上,表现出了老一辈农民中先进分子所具有的性格特征。老杨是一个做过十年长工的农民,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农民斗争的领导和组织者。他作为县农会主席来到阎家山后,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事事为群众着想。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阎家山才得以彻底减租,抗日政权才真正掌握到农民群众的手中。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农民的心灵历程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李家庄的变迁》中的铁锁,是一个忠厚、愚昧、朴直的农民,他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压迫,不管跑到哪里,一直都处在地主豪绅的魔掌中。作品写出了铁锁从屡次遭受地主的欺凌、迫害以及破产的命运当中受到了现实的教训,在小常的启发

【收稿日期】 2008-01-23

【作者简介】 刘邦奎(1955-),男,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和引导下,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革命道路的历程:从对共产主义的模糊的认识在实际斗争中澄清了模糊的认识,进而变成对革命事业执著追求,最后在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终于成为一名农民的领导者。这样一代农民的典型,也无疑是赵树理的又一创新。

《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与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阿凤》,鲁迅的《祝福》,许钦文的《疯妇》等作品中所刻划的受苦受难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相比,其性格、命运和结局是迥然不同的。她是新时代农村新妇女的典型。作者虽然也写到了孟祥英原先悲惨的境遇,但着重描写的是孟祥英翻身的过程,表现了她是如何解脱因袭的重担,挺起腰杆,一往无前地去创造自己的新生活。她勇于顶撞婆婆和丈夫的虐待,冲破了婆婆的阻拦当上了妇救会主任,领导妇女生产救荒,成为了劳动英雄。这样一个形象,不仅在当时的革命斗争中有着重要而迫切的现实意义,唱出了劳动妇女争取平等自由的赞歌,而且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中,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把农村劳动妇女的新形象带进了现代小说人物画廊。

赵树理小说中塑造的先进农民典型具有创新性,而所刻划的落后农民的转变形象也是独具一格的。二诸葛本是一个目光短浅、迷信迂腐、千方百计阻挠儿子自由恋爱的农民,但后来收起了阴阳八卦,不再在人前卖弄,还同意儿子和小芹的婚事。三仙姑原来则是一个游手好闲、贪图享乐、装疯弄神、生活作风轻浮而又反对女儿自找对象的女人。到后来,她也撤了香案,决心再不当“神仙”,还答应了不再包办女儿的婚事。《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一辈子受剥削压迫,但却一向逆来顺受。在他看来,地主剥削是天经地义的,穷人造反是大逆不道的。但当他看到了阎家山农民斗倒了地主恶霸,自己身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他也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佩服共产党和党的干部。《富贵》中的富贵,是一个由雇农沦落成游民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度日的农民。他赌博,当过小偷,做过吹鼓手。在村里,只要他在那里一站,别人就要躲开,以致于村里要以族规打死他或者活埋他。因而他不得不出逃在外,多年不得与妻儿团聚。但后来富贵争取到真正做人的尊严和地位了。那么,这些落后的农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呢?作者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是革命斗争、革命形势影响了他们,推动他们走上新的人生之路,使他们从封建意识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愚昧落后中挣脱出来。

我们从赵树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的专一性来看,赵树理有着难以忘怀的农民情结,而这种农民情绪是与他的崇高的执著的使命感紧密相连的。赵树理创作的使命就是要打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劳动人民脱离的现状,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大众文学家,用自己的作品服务于劳动人民,为农民群体树碑立传。而他的生活经历又为他的这种使命感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工作,对农民的生活、心理、愿望、要求、风俗、习惯等有着深切的了解。正是这种主观与客观的吻合,造成了赵树理小说形象系列的专一性。而这种专一性又充分体现了赵树理在小说形象系列的塑造中不同于以往别的作家的崇高执著的使命感。

二 在艺术上既有对传统精华的继承,又有自觉而独特的创新

赵树理的小说具有功利性、故事性、叙述的平直性、口语化的独创的大众民族化风格,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与“五四”以来的同类题材小说相比,也是大异其趣。

第一,在功利性方面,表现出了作者对文学功用的独特思考和对农民群众生活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赵树理是自觉为农民写小说,为农村工作写小说的第一人。他在小说中,紧密结合当时农村现实,提出与农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并以期解决问题,使农村革命工作顺利开展,充分发挥小说指导现实生活的效应。

赵树理小说的这种功利性特点是无可指责的。他的作品有时虽是为了配合党的某一阶段的中心工作的,但他在小说中所写的,是他在农村和农民一起生活时所遇到的、所经历过的或是听到过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并经过自己的严肃思考和艺术的再创造。因此,他把对社会问题的敏感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高度地结合起来,力图克服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端。同时他所提出来的平凡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往往能揭示出普遍的深广的社会意义。《小二黑结婚》中把男女自由恋爱的实现,归结到人民政权的建立和人民群众思想的觉醒上;《李有才板话》中农民对恶霸地主斗争的胜利,则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党的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的重大问题;《孟祥英翻身》则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第二,在故事性方面,作者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塑造了丰富多样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对农民命运的严肃关注和对农村新生活本质的深刻认识。而要把“严肃关注”和“深刻认识”传达给农民群众,使他们在愉悦中受到感染和启迪,就需要有能让农民群众喜欢又能紧跟时代步伐的艺术形式去完成这种传达。赵树理非常自觉的追求这种艺术效应,他的小说“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1]赵树理深知农民的艺术爱好和欣赏趣味,因此,他从传统的评书、鼓词、章回小说、说唱脚本、口头故事、民歌、地方戏曲中吸取营养来进行小说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即赵树理自己所概括的“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以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2]这就造成了赵树理的小说在表现形式上对诸多民间文艺形式的揉合提炼,形成了一种既不失民间文艺表现形式的本色,又有自己的独特创新的表现形式。

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性强,很显然,这是借鉴了中国传统评书式的小说的表现方法。但是在这个总的表现特色之下,每一篇又有其创新之处。譬如,《小二黑结婚》虽然采用有头有尾、大团圆结局的传统结构方式,但它并不是就事写事,也不是靠偶然的机遇和盲目的乐观来拼凑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以故事来演绎人物的命运,写出了人物命运由悲剧向喜剧发展的必然性。小二黑、小芹的自由恋爱由开始受到其爹、娘的阻拦、金旺兄弟的陷害到最后结成为一对好夫妻。这是当时农村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因为给他们撑腰的是新的时

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政权、新的婚姻法律和政策,他们的正当合理的要求都是可以如愿以偿的。二诸葛、三仙姑思想行为的转变,也是标志着他们的命运由悲剧向喜剧发展的开始,这种转变也是合情合理的。那就是在新的生活时代,被封建宗法制度造成愚昧、落后的那一部分农民必将走向新的人生之路。

再如,《李有才板话》则是在故事情节的进展中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又用人物去表现故事情节的发展,创造了“情节”和“性格”融为一体的小说体式。这篇小说以介绍阎家山的环境和人物开始,引出故事,接着在故事的叙述中把人物带出来,让人物通过自己的言行显示其性格特征。如写老秦的思想性格的变化,就是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而显现的。开始,老秦把老杨看作是“官”而十分敬畏,别人都围着老杨问这问那,唯独他“毕恭毕敬站着,不敢随便说话”;但当他听到老杨是长工出身时,又“马上看不起他了”;后来当他听说老杨敢跟村长说硬话,便又恭敬起来,“把晌午剩下的汤面条热了一热,双手捧了一碗送给老杨同志”;当斗倒阎恒元后,老杨等人路过他的门口时,他又出来拦住他们,“跪在地下咕咚咕咚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们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压死了……’。”通过老秦对老杨态度的前后的变化的描述,就把其“吃亏、怕事、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的老年农民的愚昧思想性格以及内心渴望翻身解放的急切心情表现出来了。

第三,在叙述方面,作者融自己的爱憎情感于平直之中,充分传达出作品的意旨。赵树理小说的故事的连贯性也就必然导致了叙述的平直性。他虽然借鉴了民间艺术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但他改变了其以局外人叙事的作法。在中国传统的评书和小说中,叙述人往往是以说书人的身份出现的,作品中描述的人和事、议论的好与恶,大多沿用说书人的一套,很难带有作家的个性特色,显得千篇一律。而赵树理在小说中的叙述,带有自己鲜明的爱憎情感和目的,他不是为了自我满足和自我宣泄,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向读者传达自己的生活见闻与对生活的思考、理解,使他所期望的农民读者层乐于读他写的东西,进入到他所创造的小说世界中去,从而发挥出小说的社会功用。赵树理小说叙述的平直性,具体表现之一是故事线索的单纯化。如《小二黑结婚》以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结婚事件来结构作品,从中表现出对封建包办婚姻的痛恨,对自由恋爱的赞扬;《李有才板话》以阎家山的农民与阎恒元一伙进行斗争的事件来结构全篇,从中表现出对阶级斗争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和对做好群众工作的思考。之二是开门见山,从头说起。赵树理深知农村读者的习惯“是要求故事连贯到底,中间不要跳得接不上气”。^[3]因此,他的小说总是先交代人物的身份和事件的缘起,接着再按事件先后发生的顺序来进行叙述,最后再交代事件结局和主要人物的下落。而作者的创作主旨也在这连贯的时空形态中显现在读者面前。之三是白描的表现手法。赵树理充分地考虑到了农民读者的接受习惯。在他的小说中,既没有单纯的大段景物描写和环境描写,也没有对人物静止的心理开掘和添枝加叶的长篇大论的叙述。他“在描

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体;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4]正因为这样,所以赵树理的小说在叙述方面,既摆脱了民间说唱文学中那些虚浮夸饰、笨拙铺张的陈旧的套语滥调,又排除了“五四”以来的一些新文学中矫揉造作、浮华罗嗦的冗言赘语。赵树理小说在叙述方面的这些特点,使农民群众不仅很乐意走进他所创造的小说世界中去,又能从小说世界中来观照现实生活,从而给现实生活以积极的影响。

第四,在语言表达方面,作者在口语化中既注意到了具体语言的艺术风韵,又照顾到了整个语境的融洽和谐。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语言的口语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显示出一种清新、质朴、顺畅、简洁的风格。小说语言既是再现小说世界的工具,同时与人物、场景等一样又是构成小说世界的材料,参与创造了小说世界。对于前者,赵树理在小说中特别注重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问题。由于他在小说中所刻画的几乎都是农民,所以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都是从农民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显得亲切、活泼、通俗,符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心理和语言习惯,既没有传统评书中描写人物时的滥调套语,也没有新文学中描写农民群众时的知识分子腔调。对于后者,赵树理在小说中考虑的主要不是片言只语的优劣,不是个别词句上的精雕细刻,而是整个语境是否与所创造的小说世界相协调、相适应。赵树理在谈及小说的语言问题时曾表示:“我对运用语言方面的看法,一向不包括在写法中。我以为这只是个说话的习惯,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说话时候都有他们的特种习惯,但每一种特殊习惯中也有艺术的部分,也有不艺术的部分。写文艺作品应该要求语言艺术化,是在每一种不同语言的习惯下的共同要求,而我只是想在能达到这个共同要求的条件下又不违背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习惯,……”^[5]很显然,赵树理不只是把语言当作一种再现小说世界的工具,而是同时把语言也当作小说世界的重要角色。唯其这样,他充分注意到了语境的整体效应与小说世界的和谐。赵树理是一个知识化的农民,他确立的为农民群众创作的志向,使他成为了一个农民化的作家。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是从农民群众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既没有一点浮丽、艰涩的词句,也没有偏狭的方言、土语和歇后语,真正做到了既口语化又艺术化,整个语境与他所描绘的山西农村社会生活图景,与他所刻画的系列农民形象是非常和谐的,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朴实、简洁、幽默、风趣、生动的语言境界,与生活中发生的平凡的事件,与山西农村的自然无华的景致,与人们之间惯常的交往以及人们现实中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共同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山西农村普普通通的生活气息,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沉浸其中,得到感悟、启迪。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对小说创作自觉的独特追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至影响了以后一批作家的小说创作,从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山药蛋”小说流派。尽管赵树理小说还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他作品中体现出的通俗中的高雅,在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整

个民族素质的今天,是值得我们当今作家借鉴和发扬光大的。

[参考文献]

- [1] [2][3][5]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A].赵树理文集(4)[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4] 周 扬.论赵树理的创作[N].解放日报,1946-08-26.

The Elegance of Zhao Shuli's Novels' Popularization

LIU Bang - kui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Zhao Shuli's novels embodies elegance from its popularization.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its performance for the series: it writes the peasants' attitude, fate, the bright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an inevitable trend, with a lofty sense of perseverance. In performance art: the function of the novel has a unique thinking, and has generally grasp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showing the fate of the farmers in the rural areas with serious concern and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ound nature of life and fully conveying the intention of the works. It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language of art charm, but also takes the whole context of harmonious into account.

Key words: zhao shuli; novels; popularization; elegance

(上接第 92 页)

[参考文献]

- [1] 雷一大.调查性报道的惊世魅力——甘建华《铁血之剑》序言[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
[3] 涂可国.论儒学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悖论及其影响[J].哲学研究,2005,(1).
[4] 梁 衡.责任是成功第一步——甘建华《铁血之剑》序言[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06.

On the Depth of In - depth Reports: the Choices of Cultural Perspectives

——Taking Gan Jianhua's The Iron - willed Sword and Good - Person Under Heaven for Examples

LUO Yu - ch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ing Gan Jianhua's The Iron - willed Sword and Good - Person Under Heaven for examples, inquires into the depth of in - depth reports which rests with the choice of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the reporter. In other words, the reporter can write out in - depth reports if he chooses a well coordinated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ests of one's own department and social interests. The depth of Gan Jianhua's report news is manifested in the compassionate and merciful feelings from his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in his distinctive style of writing and the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his reportings.

Key words: in - depth reports; cultural perspectives; compassionate and merciful feeling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